

中国通史故事全编
专制集权的进一步强化：
明代历史故事
（之三）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通史故事/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2. 1

ISBN 7 - 225 - 02048 - X

I. 中… II. 北… III. 历史故事—中国—先秦—近代
IV. 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3153 号

中国通史故事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出版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

印刷 北京密云胶印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240

字数 6000 千字

版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书号 ISBN 7 - 225 - 02048 - X/K · 148

定价 600.00 元(全 60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 目 录 ☆

于谦北京保卫战	(1)
云南之乱	(5)
景帝登极	(10)
太上皇南归与易储	(13)
夺门之变	(23)
“ 南宫复辟 ”	(30)
曹石之变	(35)
黄河之患	(39)
千百衙门, 十万宦官	(43)
二十四衙门	(44)
分布全国的特务机关	(48)
宦官人数	(49)
宦官的家奴	(51)
刘瑾专权	(54)
江彬钱守俊宠	(57)
闽浙烽火 叶宗留、邓茂七起义	(63)
检校和锦衣卫	(68)
锦衣卫和东厂的罪恶活动	(72)
西厂和内行厂	(77)
汪直用事	(80)

改土归流	(84)
白莲教起义	(89)
瓦剌南侵	(91)
弘治中兴	(93)
寘鐸叛乱	(96)
朱宸濠之叛	(101)
世宗崇道	(106)
大礼之争	(113)

◇ 于谦北京保卫战 ◇

英宗被俘、土木惨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明朝百官一片恐慌，聚集在殿廷上号啕大哭。皇太后下诏立英宗的长子朱见深为太子。但是，在这国难深重的时刻，怎能让这个年仅二岁的小孩登皇帝位呢？因此，又命郕王朱祁钰监国。总理国政。

郕王召集群臣讨论战守之策。翰林院侍讲徐珵首先站了出来，朗朗说道：“臣夜观天象，稽算历数，天命已去，惟有南迁可以纾难。”徐珵的话刚说完，立刻遭到太监金英和礼部尚书胡濙（yíng）的反对。接着，又有一人从文臣班里站出来，厉声斥责说：“主张南迁的，罪当斩首！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你难道不懂得宋朝南渡的教训吗？”这一驳斥，徐珵非常难堪。他不敢再说什么，低着头退了回去。驳斥徐珵的人是兵部侍郎于谦。

于谦，字廷益，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永乐十九年（一四二一）中进士，宣德朝任御史，巡按江西，昭雪冤囚数百人。后由杨士奇举荐，升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他每到一地，轻骑遍历各处，延访父老，大力兴利除害。正统六年（一四四一），他向朝廷提出一个建议：“以河南、山西各积存的数百万谷子，在每年的三月借给缺粮的贫苦下户，待秋收后收还；那些老病和贫穷无力偿还者，官府就免收他们的借粮。州县官吏任满当迁者，如果预备粮不足，不许离任。这事由风宪官员按时稽查巡察。”英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于谦巡抚河南之时，黄河不时决堤，给百姓的

生产和生活带来许多破坏。他组织民众筑堤治水，设置亭长，专责督率修缮河堤，并命令种树凿井，榆柳夹路，道无渴者。在山西，他剥夺边镇军官私占的土地为官府屯田，以资边防费用。“三杨”掌权的时候，对他非常器重。他所提的建议，朝报夕准。王振专权时，一些无耻的官僚争相以搜刮来的民脂贿赂王振，以取得王阉的欢心，而于谦生性刚直，不事权贵，每次进京，都是两袖清风。因此，王振忌恨，加以陷害，把他关了三个月的牢房，释放后又降为大理寺少卿。山西、河南官民纷纷上书朝廷，请求留他在原任。朝廷批准了官民的要求，仍以于谦为山西、河南二省巡抚。正统十三年（一四四八），于谦被召入京任兵部左侍郎。英宗亲征前，他极力谏止，没被采纳。现在，他的反对南迁，力主坚守的意见得到郕王的赞许，郕王下定决心坚守北京。当时，京师的精骑劲旅都在土木堡覆没，剩下的十万人多为老弱病残之辈，人心震恐。于谦经郕王批准，将两京、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南京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的运粮军，全部调进北京。他亲自筹划部署，加强防守，人心才稍为安定。郕王把他提为兵部尚书。

在百官的强烈要求下，招致这次奇耻大辱的罪魁祸首王振被抄家灭族。他的三个爪牙被愤怒的百官打死在殿廷上，人心大快。接着，文武百官又议论立皇帝的事。大家认为国家正处于危难之秋，人心惶惶，必须另立一个皇帝以安定人心。于是，群起上书，劝郕王早登大位。九月初六日，郕王正式登上皇帝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以次年为景泰元年，他就是明史上的景帝。景帝的登基，是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的。也先俘获英宗时，原以为奇货可居，想利用来要挟明朝赔款割地，没料到明朝又立了一个皇帝，他手中的这张牌就

失去了作用。

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力量和也先的气焰，于谦估计，也先一定不会就此罢兵，他向景帝慷慨泣奏说：“也先得志，留住大驾，势必轻我中朝，长驱深入，不可不预为计。前各营精锐，尽遣随征，军资器械，十无存一。应当赶快遣官四出，招募官舍余丁义勇，集合附近居夫，用他们换下沿河漕运官军，而让这些漕运官军全部隶归神机营等，操练听用。并令工部齐集物料，内外局厂昼夜加工，制造攻战器具。京师九门，宜派都督孙镗等人带领士兵，出城守护，列营操练，以振军威，并选派给事中、御史等官，分出巡视，勿致疏虞。迁城外居民于城内，随地安插，避免瓦剌兵的掳掠。通州坝上仓粮，不可丢弃以资敌寇，令各官自行到仓支取月粮，方为两得。至于军旅之事，臣身当之，不效则治臣之罪。”他的这些建议，切实可行，措置有方，景帝都采用了。

十月，也先挟带英宗，攻破紫荆关，明朝守将战死。也先麾军入关，直指北京城。面对强大的敌人，主将石亨主张尽闭九门，坚壁以避敌锋。于谦坚决反对，他说：“敌人气势嚣张，而我为何又先示弱，使其更加轻视于我？”他分遣诸将列阵于九门之外，下令尽闭各城门，以示明军誓与京城共存亡的抗战决心。他把自己安排在北面的德胜门外，和石亨一起，抵挡敌人的正面进攻。部署已定，于谦传令九门：“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于是，将士人人效命。于谦本身戴盔披甲，亲临战阵巡视指挥，以自己的行动激励将士勇敢作战，保卫首都。十月十三日，瓦剌军攻德胜门。于谦令石亨带兵埋伏在民间空屋里，然后派数骑诱敌。瓦剌一万多名骑兵追击进入埋伏

圈后，一声炮响，伏兵四出，火器齐发，瓦剌军人仰马翻，大败而逃。也先的弟弟孛罗和瓦剌的平章卯那孩都中炮身死。瓦剌军转攻其他城门，同样受到明军的坚决抗击。在德胜门北面土城的战斗中，明朝军民配合作战，使瓦剌军又吃了一个大败仗。当明军和瓦剌军在激战时，土城老百姓纷纷爬上屋顶，以砖石为武器，铺天盖地般地投击敌人，喊杀声震天动地。两军相持了五天，瓦剌军四面楚歌，连战皆败。也先本想拥来明英宗，逼明朝城下议和，捞取金银财物，没想到一个子儿也没捞到，反倒损失了许多人马，又听说明朝的各路援兵快要到了，恐怕归路被切断，于是，又拥着明英宗匆匆撤围西去。于谦指挥军队乘胜追击，夺回了瓦剌沿途掳获的许多百姓和财物。北京保卫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也先退出后，心生一计，声言要送英宗回朝。明朝的主和派因此又吵嚷着要与瓦剌议和，甚至许多主战派官员也认为必须迎回英宗，倾向于妥协。于谦识破也先的阴谋，他力排众议，指出这是敌人企图借此向我索取财物，并说：“社稷为重，君为轻。”他派人申戒各边镇将帅，万勿中敌的奸计，要做好防御工作，并选派将领，镇守边防重地。他号令严肃，赏罚分明，因而，片纸行万里，无不惴惴效力。在于谦的整顿和指挥下，边防力量大大增强，各边镇的将帅也都主张抗战，也先在景泰元年（一四五〇）的几次侵扰都受到严厉打击，阴谋未能得逞。

为了加强京师的防卫力量，于谦又对京军三大营进行改编。明成祖时，把京军编为五军营（由中军、左掖、右掖、左哨、右哨五军编成，均为步骑兵）、三千营（初由塞外降兵三千人组成全都是骑兵，主要任务是巡哨），神机营（使用火器，皇帝出征时须随军出征），合称三大营。土木之变

后，三大营丧失殆尽，而且这种组织法因兵种不同，训练各异，一遇调遣，士兵不习新号令，兵将不相认识，战斗力发挥不出来。于谦在原来三大营中选拔骁勇骠悍者十五万人，分为十营，每营以一都督统领，下又分五千人为一小营，都指挥为小营的长官。这十营集中团操，称为团营。遇有战事，由原来各营的军官率领参加战斗。号令划一，兵将相习，克服了原来三大营的弱点，提高了战斗力。

明朝边疆和京师防守力量的增强，使也先更无隙可乘，而明朝又识破瓦剌以英宗相要挟的阴谋，拒绝与他议和言好，逼使也先无计可施。为了恢复与明朝的通贡和互市，也先在景泰元年八月不得不将英宗送回北京。英宗回到北京后，当个名誉上的太上皇，幽居南宫。

◇ 云南之乱 ◇

早在洪武年间，云南麓川（今云南瑞丽县）土蛮思伦发在明军远征西南、连攻下云南、大理时，惧明廷之势，向明投降。明廷在麓川设置平缅宣慰使司，任命思伦发为宣慰使。不久，思伦发又叛明，被明军击败，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再次归降，并由平缅宣慰使司兼统麓川地区。洪武末年思伦发死，由其长子思行发袭职，永乐十一年（1413年）思行发让位于其弟思任发代职。得到明廷允许。思任发接任麓川宣慰使后，对明廷开始怠慢，朝廷每当向麓川征收赋税及征差时，多不按时交纳，而明廷对他常常宽容。当缅甸有事，思任发侵占其地，随之野心萌发，企图乘机恢复其父思伦发当所据有的地盘，遂拥兵麓州叛变。

思任发率叛军入侵孟定府（今云南省傣族佤族自治县）、湾甸州（位于今云南省施甸县），对居民大肆杀掠。同时，南甸知州刀贡罕也奏称，麓川方面夺取了南甸所辖的罗卜思庄等二百七十八个村。明廷镇守云南的黔国公沐杲据此奏报明英宗，说思任发连年入侵孟定、南甸（今云南腾冲县西南）等地方，他派到各地的头目、土官等也助其叛乱，将叛朝廷的趋势已明确，请调大军讨伐。正统三年（1438年）冬，思任发又侵掠腾（云南今县）、南甸、孟养（在今缅甸联邦境内）。明廷得报，明英宗派刑部主事杨宁前往麓川传达谕旨，予以训诫，但思任发拒不听命。

正统四年（1439年）初，明廷决定用武力讨叛，命黔国公沐晟、左都督方政、右都督沐昂率兵进讨思任发，由太监吴诚、曹吉祥任监军。明兵开到金齿（又称蒲蛮关，在今云南省保山市以南），思任发派其将缅甸断江立栅扼守，明兵不能通过。沐晟派指挥车琳传谕，令思任发投降，思任发假意允诺，沐晟信以为真，准备不再渡江。随军的刑部主事杨宁对他言：还没有用兵，就宣称愿意投降，其中有诈，如果轻信，怕将来后悔。沐晟不听劝告，却派杨宁到金齿去督办粮饷。叛将缅甸多次向明兵挑战，方政大怒，造战船六十艘，准备渡江，沐晟却不许。方政在气愤之下，夜晚率领部下兵将渡江攻击缅甸，缅甸败走，方政兵毁掉所设之栅栏。叛军奔到景罕寨，被明指挥唐清击败，指挥高远乘胜追杀，斩敌三千多人，深入直逼思任发的重要据点上江（在今云南省泸水县以南约八十里处）。方政远攻叛军，过度疲劳，向沐晟求援。而沐晟正在对方政不听命擅自渡江一事盛怒不止，拒绝派兵增援。过了许久，才派出少量士兵前往，行到夹象石就不前进了。方政知道沐晟不出兵增援，继续追

击叛军，中途中伏阵亡，所率明兵全军覆灭。沐晟听到方政兵败，仓惶逃至永昌。当他退至楚雄时，明英宗派使臣责问军情，并增兵四万五千人助剿。沐晟惧怕明廷追究，暴死在楚雄。思任发叛军继续侵犯地方，进攻景东（今云南景谷市）、孟定，攻破大侯（今云南省云县）时杀死知州刁奉汉等明官吏，又攻破孟赖（孟定以东）诸寨。

五月，明英宗任命沐昂为左都督征南将军，右督都吴亮为副将军，马翔、张荣为左、右参将，进讨思任发。沐昂将方政在路江上的胜利奏报明英宗，受到升赏。

正统五年（1440年）七月，思任发在几次被明军打败之后，又派使者携带象、马、金、银向明廷入贡，表示谢罪；刑部侍郎何文渊也奏请不再对麓川用兵，明英宗于是命大臣定议。兵部尚书王骥、英国公张辅等都认为，思任发叛逆罪大恶极，应该讨伐，但如其自己及早悔过认罪，请皇帝裁定。正统六年（1441年）初，明英宗任命定西伯蒋贵为征蛮将军，都督李安、刘聚为副将军，兵部尚书王骥为云南总督，太监曹吉祥为监军，抽调四川、贵州、南京、湖广等地兵十五万，征讨思任发。这时，思任发也在积极谋图更大的侵掠，他派叛将刀令道等十二人，统兵三万余，象八十只，抵达大侯州，准备进攻景东、威远（今云南景谷市）。王骥进军到金齿，镇康（今云南省永德县东北四十里处）叛军守将陶孟、刀门俸乞降，明军入镇康，又攻破昔刺寨（今永德县南三十五里），往攻孟通（今云南省凤庆市西六十里）。总督王骥决定兵分三路：一路攻孟定；一路攻腾冲；一路攻上江叛军大营。上江连攻两天不下，偶遇大风，王骥下令火攻，大败叛军，攻克上江寨。此役战斗激烈，叛军死亡五万余人。随后，明军连下腾冲、南甸、罗卜思庄，

抵大笼山。思任发主叛军据险，以二万人列七营进行抵抗，王骥、蒋贵自叛营中路攻入，左右夹击，大败叛军，乘胜追击到马鞍山（今云南省会泽、东川两市间），大破叛军象阵，杀死十万余人，麓川极大震动。马鞍山也是叛军的一个主要据点，思任发大寨设在山上，山周围三十里，都设栅栏、开地堑，明军无法进入，叛军却从间道绕至马鞍山后。王骥令军中镇静，派指挥方瑛（方政之子）率领精兵六千人突入叛军营寨，杀死数百人，击败叛军的“象阵”，攻下马鞍山敌寨。东路明军在参将冉保率领下联合木邦、车里、大侯之兵五万人，招降了孟琚（今云南省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长官司，攻下多寨，先后歼灭叛军三千多人。明军随后进攻麓川。明军百道环攻，放火焚烧叛军大营，叛军死亡数万人，思任发父子三人及家属从间道逃走，前往缅甸孟养。麓川至此平定，明军班师，明英宗论功行赏。封蒋贵为定西侯，王骥为靖远伯，侯璉、杨宁晋升侍郎等。

正统七年（1442年）十月，明廷又派定西侯蒋贵、靖远伯王骥征麓川、缅甸。原在思任发败走缅甸孟养之后，又被木邦（在今缅甸境内）宣慰所击，一直追赶过金沙江。明英宗诏命木邦、缅甸捉拿思任发，如能捉获，即将麓川地作为酬谢。不久，思任发即被缅甸擒获，缅甸挟思任发要求明朝割地。思任发之子思机发走头无路，向明廷乞请谢罪，并派其弟招赛到明廷入贡，明英宗将其遣还云南安置。但思机发见明军撤走，企图恢复地盘，遂据麓川出兵侵扰各地。所以，明英宗再次命蒋贵、王骥等出征。

正统八年（1443年）初，蒋贵、王骥率明军进至金齿，派使令缅甸索要思任发，缅甸表面许诺，实则拒绝。王骥认为，缅甸已与思任发合谋，应该证讨。明军进至腾冲，兵分

五营前进，缅甸也聚兵以待。木邦宣慰使统兵万人驻于蛮江，王骥赐以牛酒，晓以忠义，遂愿为明军效力。缅军大至，蒋贵率兵沿江开下，大战一昼夜，烧毁缅军兵船数百艘，将叛军、缅军打退，思任发逃走，其妻子为明军俘获。明军胜利班师。

正统九年（1444年）二月，王骥联合木邦各部，进兵缅甸，接连取胜。缅甸要求将麓川割予木邦，孟养、戛里给缅甸，才交出思任发。王骥纵兵攻思机发寨，俘获其妻子及下属九十多人，大象十一头。明廷诏王骥还京，但思机发仍占据孟养，不服明廷。正统十年（1445年），云南千户王政奉明廷之命，令缅甸宣慰使卜剌浪马哈省交出思任发，思任发终于被缅甸交出，同其妻子部属等三十二人由王政带回。思任发绝食，将要死，王政遂将他斩首，将人头函送京师。

到正统十三年（1448年）春，因思机发仍占据孟养地方作乱，明廷几次告诫不听，又命王骥为总督，都督宫聚为平蛮将军，方瑛、张锐为左右参将，统率南京、云南、湖广、四川、贵州等地各族军队十三万人进讨。临出发，明英宗指示王骥等：如果思机发远逃，则先将刀盖蛮擒获，平其据点。如果逃入缅甸，缅人窝藏，也应设法擒获，以使蛮族畏惧，也不算白白出兵。同时谕令木邦、缅甸、南甸、干崖、陇川各宣慰司都整兵备船输饷，以备调度。又派户部右侍郎焦宏到云南督饷。十月，明军进抵金沙江，叛军列阵西岸抵抗。王骥造浮桥，明军过江，攻破叛军，乘胜进军孟养。叛军聚众固守鬼哭山、芒崖山等寨，均为明军攻克；明贵州都指挥使洛宣、九谿卫指挥使翟亨阵亡。此役战斗激烈，思机发下落不明，传说死于乱兵（又一说与其弟思机发逃走。）明军进至孟那，孟养在金沙江以西，距麓川一千

多里，各部落对明军之来，都很惊异。

王骥班师后，各部落又拥立思任发的小儿子思禄作乱，进攻银起莽，为明军所败，又到孟养盘踞。王骥顾虑如继续进攻，明军师老兵疲，不易取胜，估计如欲彻底平灭叛军，实不可能，于是同思禄约定，允许各部土人头目约束诸族，可以久居孟养。又立石碑以金沙江为界，誓称“石烂江枯，尔乃得渡”，意思是说，你们要想越过金沙江侵据江东，除非是石烂或江水干枯的时候，才能做到。思禄也畏惧明军威势，表示听命。王骥还朝报捷。

景泰元年（1450年）云南总兵沐璘奏报，缅甸宣慰司已将思机发擒获，又将思机发放归孟养。景泰五年（1454年）缅甸索取麓川旧地。明左参将胡诰给予银夏等地方，缅甸遂将思机发及其妻子六人交还，由押赴北京。思机发到北京后处死。

◇景帝登极◇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七日，土木惨败、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到北京城。当时，朝中无主，城防空虚，老弱残兵不满十万，而能参战的人只有万余。如何保卫北京，对付即将到来的瓦剌进犯，形势十分严峻。群臣多在庙堂相聚痛哭；太后和皇后则极力搜罗珍宝丝绸，准备去赎回皇帝；大官僚、大富豪更暗中悄悄收拾金银细软，准备南逃。

八月十八日，皇太后一方面派使者持金银绢帛，去瓦剌也先处赎英宗；一方面，则下诏命郕王朱祁钰监国。但过了三日，使者赎英宗之谈判毫无希望。二十二日，皇太后又下

诏，立朱见深（英宗子）为皇太子，“正位东宫”。仍命“郕王为辅，代总国政，抚安百姓，布告天下，咸使闻知。”郕王则召集文武面官，商议战守大计。当时群臣仍多忧惧，束手无策。翰林侍讲徐理（后改名为徐有贞）公然主张迁都南京，逃跑避难。他还以天命蛊惑人心，说什么“臣今验之星相，稽之历数，天命已去，惟南迁可以纾难。”礼部尚书胡濙则坚持反对。他指出：“文皇定陵寝于此，示子孙以不拔之计也。”怎么能轻易迁都哩？兵部侍郎于谦亦挺身而出，怒斥徐理：“倡计南迁者，就该斩首！京师乃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谁不知宋朝南渡的教训？”接着，他建议：“立刻调动四方勤王兵马，誓死保卫京师。”群臣交口赞成于谦的主张，连太监也都斥责逃跑主张，厉声说：“若去，陵寝由谁来守？”并愤怒地把徐理赶走。最后，郕王与皇太后当即赞同并采纳了于谦的积极抗战主张，下令升任于谦为兵部尚书，全面负责北京的防务事宜。

郕王摄政后，御午门左门。右都御史陈镒等，哭着奏请诛灭王振家庭。王振的余党马顺，竟还仗势叱责群臣。给事中王竑愤怒地冲上前，揪住马顺的头发，狠咬其肉，厉声高骂：“你平时仗着王振势力，为非作歹；今天还敢这样？！”群臣亦都恨急，当即纷纷蜂拥上去，将马顺乱拳打死在朝廷之上。登时朝班大乱，郕王非常害怕，便想赶紧退朝。这时，于谦上前，把郕王拦住，叩请他赶快宣谕百官：“马顺有罪，当死。朕不追究”。群情方定。随后，郕王又下令逮捕了王振的弟弟王山，立即宣布罪状，押赶刑场，磔之。王振家族老幼，全部处斩，籍没其家。当群情平息后，大家才发现，刚才于谦因护郕王，袍袖都已被扯碎，对于谦也就更加敬佩。吏部尚书王直感慨地拉着于谦的手说：“国家需要

的正是你这样的人。像今天这事，我一百个王直也是无可奈何的。”从此，郕王亦更加倚重于谦。于谦则更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勇敢地担负起抗击瓦剌，保卫明朝的重任。他一方面积极布置北京的防务，一面让朝廷下令各地举兵勤王。当年九月，于谦又率群臣联合上奏皇太后：“车驾北狩，皇太子年幼。古人云：‘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请定大计，以安宗社。”皇太后准旨。当对郕王转达皇太后的旨意时，郕王颇为惊恐，推辞再三。于谦说：“臣等这样请求，完全是为了国家安危计，绝无一点私意。”曾奉太后命令去瓦剌军营赎买英宗的特使岳谦，也传达了英宗的“口谕”，说“御弟郕王年长且贤，可代朕继统。”这样，郕王方才同意继位。

九月初六日，郕王朱祁钰正式登基，即皇帝位，是为景泰帝。以明年（1450年）为景泰元年，遥尊其兄英宗为太上皇帝。十月，也先因得到原侍奉英宗的太监喜宁为间谍，对明朝内部虚实了如指掌。于是，他诡称要给明朝奉还太上皇英宗。由于于谦的布置得当，阴谋未能得逞。因此，他便在喜宁引导下向明朝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也先第一战打下紫荆关，接着便长驱直入，掠过易州、良乡、芦沟桥，直抵北京城下，挟英宗向明朝索要金帛以万万计。群臣以太上皇落在敌手，为免有害于他，多主张议和。但于谦却毅然表示：“今日只知军旅，其他皆非所敢闻。”也先又转攻德胜门，结果中了明军之埋伏。其弟孛罗、平章毛那孩均被明军炮火击毙。当也先拥英宗向城楼高喊：“吾为汝等送皇帝来了！”而于谦却针锋相对，让人回答：“吾等已有新皇帝了！”结果也先大失所望，又因经过几场大战，瓦剌军伤亡惨重；加之到处遭到广大人民的英勇袭击。不久，各地勤王

兵也纷纷赶来，惟恐归路被切断，不得不于十月底，带着英宗和残兵败将狼狈撤回。于谦领导指挥的北京保卫战，在广大人民积极支援配合下，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郕王朱祁钰正是在土木惨败、英宗被俘、北京危机的特定环境下，由抗战派于谦等人拥立而登上皇帝宝座的。同时，又由于他依靠了于谦等人的积极抗战，又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重大胜利。从而巩固了明朝政权，保卫了北京及北方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先进经济文化；又遣使屡次拒绝迎奉英宗还朝，表示其战守之决心，迫使瓦剌也先不得不将英宗放回。但是，在对待被瓦剌放回的英宗安置问题上，却出于贪守帝位的私心，错误地采取了幽禁南宫的作法，从而激化了同英宗之间利害矛盾，导致了八年后的“南宫复辟”、自己的被害和于谦等人的含冤被杀。这固然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必然结果，但也是其对英宗处置不当所造成的。

◇ 太上皇南归与易储 ◇

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五日，留守的英宗之弟、郕王朱祁钰与留在京中的官员一起欢庆中秋佳节，忽有前线大败的消息传来，一时举朝惊恐万状。随后，前线败溃下来的士兵及伤员三五成群地出现在北京街头，一时间人心浮动。人们不明白，五十万大军怎么会一下子损失殆尽，而且皇帝也被蒙古兵抓去，这可比丢失五十万大军更为可怕。

十七日，群臣百家会聚阙下，“愁叹惊惧”。十八日，太后孙氏命郕王召集群臣商议大计，“群臣聚哭于朝，不知所为”。这时，翰林侍讲徐珪站出朝班，首先提出迁都南逃